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海报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三天看了两次。第一次是首映日，与一位朋友看。他没读大学，生于1960年代，照样笑得不行，感动得不行，出影院后高喊“天空不留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两天后又约大学的同班同学携夫人观看，欲从片中寻找青春的影子，亦想体验同学年代重回影院的感觉。那些一幕幕既熟悉亲切又青涩稚嫩场景，引发我们哥几个或会心或开怀的阵阵欢笑；那些只有大学青春时代的爱情伤痛和离愁别绪，让同样在那个年代大学校园徜徉过的几位夫人目光凄迷泪眼婆娑。

爱情永远是青春的主题

爱情永远是青春的主题。大学校园不应该只是职业技能训练场，它还应该是用来思考人生和体验人生的。在青春这个荷尔蒙泛滥的年龄，爱情自然是那些曾经因考大学而无暇他顾的少男少女们体验人生的最佳选择。校园爱情故事五彩缤纷，或完美，或缺憾，或纯洁，或世俗，或跌宕起伏，或波澜不惊；大学情感经历五味杂陈，充满了好奇、冲动、甜蜜、苦涩、冒险、不安、勇敢、怯懦、悲伤、喜悦等种种体验。

《致青春》中的女主角郑薇调皮率真，敢爱敢恨，面对渴望的爱情，她说：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而出身寒门聪明刻苦学习优异却性格孤僻的陈孝正并不是不解风情，他的大学生活是服务于他的职业理想和人生目标的，正如他所言：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所以，我太紧张，害怕行差步错。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对待大学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郑薇的大学爱即一切，爱既是起点也自然应当是终点，陈孝正的大学则是其人生规划尤其是解困脱贫职业规划的起点，而爱，只不过其在食堂四两饭菜下肚之后品尝的小点而已。

这是多么具有那个年代典型意义的两种大学观，一部分同学认为大学是人文的，是轻松的，是个性发展的，是多姿多彩的。学习只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60分万岁，青春体验的价值大于学习目的。另一部分人认为大学有目标导向的，是学习的，是功利的，是紧张的，是为了今后功成名就的。大学是继续刻苦学习的地方，其它与大学无关，学习目的大于体验价值。两种完全对立的大学认知，造就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态度，无私和自私，忘我和自我，依恋和独立，率性和理智。正如电影里的陈孝正对郑薇说：每个人明明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人怎么能那么依恋另一个人？而郑薇的回答是：把你换成我，只换一天，你就能懂！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理性和感性的区分，更是大学目的不同造成对感情的不同态度，也就自然会有了郑薇千方百计忘我投入地去爱一个人，和陈孝正即便爱了也爱得那么理性和逻辑，在事业和爱情两难选择上，他必然会选择事业。

初恋是青春的，青春和初恋都不懂爱情。当郑薇最终搞定陈孝正，并骄傲地对陈孝正说，“我就相信我这面小红旗肯定能插在你这个火星上”时，所有青春过、爱过或想爱过的人终于明白，对待爱情，心诚则灵。青春之所以不懂爱情，是因为我们爱得不够纯粹，不够真诚，不够执着，不够勇敢，说白了，不够郑薇。

青春年代的友谊

《致青春》勾起许多人青春往事的回忆，但值得回忆的绝不只是爱情。青春年代的友谊如钻石般纯洁高贵！人常说，真正的友情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同个窗，一起下过乡。影片中也说，五百年修得同船渡。正是大学几年一起学过一次闹过一次哭过一次哭过，大学青春便成了每个人陪伴终生的美好记忆。郑薇与阮莞等共枕室友，张开和许开阳等铁杆哥们，甚至陈孝正和曾毓所谓“真正的朋友”，那份纯正的友情成为青春的显目标记。当阮莞因为赴约初恋的承诺不幸车祸时，郑薇大骂死去的阮莞：你是全世界最蠢的傻瓜，我不会为你哭的，你为一个小男人死得太不值了！你一辈子只有那么点儿为爱情牺牲的出息，你目标达到了，你满意了吧？你会让所有爱你的人恨你的！你对不起大家，这世上除了爱情还有别的呢，你太自私了，我看不起你！

这种责骂，只有生命中真正的死党和至亲才能骂得这样撕心裂肺和痛快淋漓！



青春无悔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旅程，无论自己经历了怎样的青春时光，体验了怎样的青春故事，回忆起来都是美丽的。当陈孝正若干年后在美国成为知名建筑师，回来与郑薇谈起大学青春时，郑薇说：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不，青春不只是用来怀念的，大学青春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烙印，收获了太多的情感，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拥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的故事，共同的欢笑，死党般的信任，家人样的情感。就像《致青春》后半部分一样，离开校园后，无论过去关系远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富有或贫穷，大学同学都是那群情感上相互依靠、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中相互关心的死党，不离不弃，相伴相依。

怀念属于过去，而过去这份曾经共同的拥有，则是我们今后人生旅途的干粮，愈走愈知其珍贵！

好的青春剧能引起共鸣

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因此，好的青春剧就会打动每个人，无论你读过或者没有读过大学。从这个角度看，象牙塔里的青春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梦想和激情、渴望爱情、青涩单纯，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均构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青春元素。

青春是值得回忆的，绿皮火车，喧嚣站台，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陈孝正一样高高瘦瘦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拎着一个装着四年全部家当的大皮箱，听着《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优美的歌曲，从遥远的南方来到东北沈阳。记得那首歌是沈阳的一个歌手曾静唱的，一如王菲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题曲，让我如此陶醉和痴迷。满校园的迎新条幅，广播里热情洋溢的欢迎口号，师兄学姐们欢天喜地地咨询接待，迎面走来的美女新生引来无数仰慕的注目和品评。

是的，那就是我们大学生活的开始。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李泽清

怀念的
不只是用来
青春

